

# 從新加坡與臺灣華語教育發展論我國華語文教育

李承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南投縣教育處候用校長

## 一、前言

臺灣與新加坡在 1960 年代末開始都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當時臺灣推行十大建設，且政府鼓勵家庭即工廠，因此，臺灣曾一度躍昇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然而，時過四十年後，新加坡早已超越臺灣，成為世界人均 GDP 在 4 萬元以上的已開發國家，在亞洲經濟、社會、教育佔有領先地位。民國 100 年後，中國大陸經濟走改革開放路線，並在幾年迅速地成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繼之而起，為了進入開發廣大的中國市場，各國莫不想跟上這波學習華語的熱潮，學習華語的風氣盛行，由於華語文教育產業的潛在商機，臺灣、中國大陸、新加坡、香港及東南亞國家因為都是華人人口較高的國家或地區，競相加入爭取約 110 億元華語教育產值。本文取徑新加坡經驗，對應我國在現今及未來的華語發展現況與危機，盼能引起關心華語教育人士及政府相關單位的重視。

## 二、現況分析

### （一）新加坡的華語教育

新加坡原本被英國殖民，自 1965 年獨立建國以來，為了國家發展和族群團結選擇雙語教育為教育主流。所有新加坡學生除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外，還必須修讀所屬族群的母語課程（華語、馬來語及淡米爾語）。新加坡推行以英語為主、族群母語為輔。為了防止華語消失，新加坡政府於 1979 年推行華語運動。前 10 年的主要目標是推行華語代替各種方言作為華族的共同語，促進華人的團結合作。建國總理李光耀曾堅定地推行這項運動，因為他認為華語能夠把各方言群體的華人集合起來，華語能使大家想起他們是擁有 5000 多年悠久歷史的古老文明的一部分，更要華人要多講華語，少講方言。然而，新加坡雖然在學校將英語和華語同時作為第一語文，實際上老師上課時，主要還是使用英語。英語甚至在 2004 年超越華語，成為 47.3% 的小一新生在家戶中所使用之主要語言（吳英成、馮耀，2017）。對於更多學生而言，華語能力則相較弱勢，英語仍為其主要慣用語言。這也顯示出，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政策，對新加坡國民的語言態度產生影響外，對華人社群而言，家庭用語的使用，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脫華入英」效應持續發酵中。新加坡經過 40 多年的推動後，英語不但已成為本地強勢主導工作語言、跨族群語言、國家語言，更取代族群母語，成為新加坡學生第一習得語言。在新加坡的華人社

群裡，華人學生必須接受「英文為主，華文為輔」的雙語教育體制，在基礎教育階段修讀十到十二年的華語課程。但相對於英語應用能力，華語在新加坡的教育體系只是單科，教學時間有限，本地學生聽說能力還行，讀寫能力卻不斷弱化。新加坡原本期望在雙語教育制度下，能培養華族學生成為華英雙語同等優異的雙語人才，但過去四十多年社會語言環境的變遷，新加坡新任總理李顯龍表示新加坡的雙語優勢正在減弱。因此，新加坡政府曾三次進行大規模的華語教學改革，除了修訂更接近現實的有效性教學目標，同時為了栽培應付中國崛起後所需的大量華語人才，以便能與中國進行經濟與貿易上的密切往來。因此，新加坡在選擇語言之時是有很現實考量的。

## （二）臺灣的華語教育

臺灣同樣曾經被荷蘭、日本侵略與殖民，臺灣的華語教育歷史悠久，從國民政府遷臺，臺灣光復之後推行國語運動開始，臺灣便有確立了官方的語言。臺灣原本就是在多元族群的國家，除了閩南、客家、外省籍這三大族群外，尚有原住民族 16 族等，都說著各自族群的母語，但在當時政府大力推行國語運動後，國語即後來統稱的華語便成為我國的第一語言。

為推展華語教育至海外各個國家，1956 年由臺灣師範大學成立國語教學中心，持續推動華語文教育，當時的華語文教育有別於傳統的中文教育，主要服務對象為母語非華語的外國人，為了能增進臺灣與各國的商業密切往來，或來臺工作外國人能以華語進行溝通交流，因此我國的華語教育變如火如荼的展開。從 1970~1990 年代臺灣因為保留完整且精緻的中國傳統文化，便能吸引大量外國人來臺灣學習華語文。

21 世紀的亞洲已成為世界經濟文化的重要地區，尤其在中國大陸走上經濟改革開放路線，大陸的經濟成長十分快速，2010 年大陸 GDP 總產值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各地都掀起一波學習華語的浪潮，中國大陸推展華語（中國大陸稱漢語）的力道變越來越強，因應全球約 500 萬的師資短缺，在全球 134 國（地區）500 所孔子學院、1000 個孔子學堂，於 2004 年起以 3 個月速成培訓，將國際漢語教師中國志願者派遣至全球社區學校任教，雖能解決師資短缺問題，卻因教學成效評價不佳（陳瑞端，2008），急就章的情況下，造成中國大陸華語文教育便宜但粗糙的教育品牌形象。

對照我國，臺灣在華語教師輸出方面，自 73 年起開始辦理「華語教師輸出計畫」，全球通路合作分佈五大洲 20 餘國，約 1 百家以上國際合作通路，補助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與實習，並同時補助海外華語教師組團來臺培訓研習計畫，促進華語教學經驗交流，我國華語教學的認真、專業、國際

化水準普遍得到海外華語教學夥伴「質精材優」的評論。而臺灣五十年的華語文教育經驗，奠定於師資培育機構、測驗認證、教學組織等良善基礎工程上，借用中國大陸在全球推展華語文的力道採雙贏策略，臺灣選擇走高品質華語文教育品牌行銷策略。在華語文教材產品方面，近幾年資策會協助廠商開發數位學習產品，打開全球主要供應商，在臺灣數位華語文產業輸出通路已有斬獲（資策會，2012）。此外，臺灣近十年來規劃了「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102~109年），投注約30億元，設定了華語文合作網絡發展五大目標。之後，又再度規劃了「臺灣優華語計畫」及「華語教育2025計畫」，我國的華語文教育及產業應更積極朝向國際化方向發展。

### 三、面臨的問題

#### （一）新加坡面臨的問題

在新加坡華語教育的關鍵問題在為什麼不能直接提倡「華人講華語」，究其原因，其實還是在於英語和華語，國民身份與種族身份兩者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此外，新加坡將華語當成一種工具，只重語言技能，而不講人文精神及文化涵養；只求基本溝通，而不求深入理解，嚴格來說，華語似乎只是一門課程。此外，還有以下四方面的問題：

##### 1. 師資方面

新加坡對於華語教育仍然十分堅持，再加上華語逐漸成為國際語言，因此新加坡對於華語教師的需求量一直都在。因此急需增加華語教師的質與量，新加坡師資問題主要仍在語言背景素養，調查顯示教師認為自己較為不足的是新加坡歷史與社會相關知識。

##### 2. 教學方面

因為社會語言環境因素，學生的華文能力逐漸弱化，為了幫助學生學習，新加坡的華語教育近年來十分重視「差異教學」，以「因材施教」的理念設計了各種華語課程。另外，新加坡華語教師本身的語言知識及能力素養也有落差，在華語課程的學科內容知識、及學科教學法方面較為不足，落實因材施教困難。

##### 3. 教材方面

新加坡華語「因材施教、因教施材」造成學生程度差異大和教師分配困難問題。他們期待為不同學生提供適合他們的課程、增加他們學習華語的意

願和使用華語的機會，雖是立意良善，但差異化教學應是縮小學習差異，而非讓差異一直存在。

#### 4. 家庭及環境方面

新加坡華人家庭中使用英語溝通及日常對話的習慣短時間仍然不易改變，學生在家庭中使用華語的機會較少，無法沉浸在華語文的語境中自然學習，即便官方大力倡導其成效仍然不盡理想。

### (二) 臺灣面臨的問題

臺灣在 1993 年教育部宣布今後將母語教育列入中小學正式教學範疇，以選修方式學習閩南語及客家話。首次政黨輪替後，2001 年教育部正式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又將鄉土語言納入正式課程，除了原本的三大族群之外，有加入了原住民 16 族母語，無形之中讓臺灣學生的語言學習走向類似新加坡學習中複雜的學習情境中。近年「華語熱」持續增溫，臺灣面對全球華語文教育的需求，及產業的龐大商機，看起來蓬勃發展的臺灣華語教育，卻也隱憂，及以下三項問題。

#### 1. 教育政策方面

2014 年我國推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並於 2019 年訂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簡稱 108 課綱），對於高中階段國文課程中文言文比例原本國立編譯館版本古文比率 70%、約 67 篇，而當時社會賢達及學生提出下修至文言文比率到 30%，必修古文僅剩 10~15 篇，以此推算，這樣國中階段的學生就無需再讀文言文了，所幸教育部最終拍板定案下修為至 45—55%，約 20 篇，讓臺灣的華語文中文言文比率不至於少於鄰近的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及東南亞國家太多。

此外，政府宣告 2030 年要成為中英並重的雙語國家，更直指要讓孩子能以更生活化的方式學英語，讓臺灣的年輕人可以跟國際競爭。像是新加坡、印度這些雙語國家一樣，讓民眾擁有良好的英語力，才能吸引眾多跨國企業進駐，人民也因此得到不少優質工作。乍聽來頗有宏遠理想，但在 108 新課綱僅約 4 年光景，便急於 10 年內達成雙語國家目標，確實不免讓教學第一線的老師及家長更加焦慮。

#### 2. 教材及師資教學方面

教材方面增加白話文的課程比率，減少文言文或詩詞韻文的課程內容，固然更能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白話文是日常的生活語言，「我手寫我口」固然實用，但因為口語有很多無意義的發語詞或贅字，白話寫作需要精



緻化，不斷下修文言文比率，讓我們學生失去跟精粹的五千年中華文化連結的機會，有學者曾說：「語言的精緻化就會有文言文化現象」，一味只用白話文是否也讓未來的學生，甚至未來的華語老師失去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缺乏對於中華文化的感受及精粹語言的使用能力，所謂「本固方能枝榮」，華語教材應融入中華文化經典，讓傳承中華文化智慧刻不容緩。

學者張金蘭調查教育部（2020）大專校院列表之華語教學系所，開設華人社會與文化相關課程者在大學部共計 10 個系，研究所共計 9 個所。由課綱來看，課程範圍廣泛，授課教師大多採取講授法。其餘少見對於一般大學的華人社會與文化課程設計與實施進行深入探討者。由此可知，華語課程需「在地化」，將中華文化與臺灣在地多元族群文化融入，讓華語課程能容更加豐富精緻。

### 3. 語言學習方面

目前的國小課程除了上國語外，更要因應不同族群教授學生母語，還需選修閩南語、客語及 16 族的原住民語，更有一些新住民的孩子必需修讀越南語、印尼語等母語，加上原本就有從小學三年級就要上的英語課，我們臺灣的孩子同時間至少學習三種語言，未來 10 年後還要進入華語及英語並行的雙語國家，學習語言的壓力臺灣的孩子絕對不亞於新加坡的孩子。現況是臺灣社會目前對國語文教育的期待是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但是，我們現在教育現場面臨的問題，往往是國中生還達不到國小程度，國中生他只有國小三、四年級的程度，國語文基礎不穩已浮出檯面，讓老師及家長不免憂心忡忡，實際接觸了許多國文的教學現場，種種跡象顯示臺灣學生的語文能力似乎正在逐年下滑，對於我國推展華語文教學也埋下隱憂，因此如何將多語言課程巧妙融入教學與生活情境，需要政府政策、教育當局與學校及家長共同努力。

## 四、結語與建議

我國與新加坡都是多語言文化的國家，臺灣根植於華語環境，要深耕或拓展華語文發展並不難，我們相對於中國大陸及其他亞洲部分華語國家我們站在更佳的立基點上，新加坡的發展了 40 年的雙語教育經驗警示我們，作為我們國語的華語，是有傳承與創新的必要，若想讓華語持續成為我國對外國拓展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的一把鑰匙，就不應當捨本逐末，保存臺灣華語的優勢與重要性。此外，語言流失常是不可逆的，會讓一個民族失去了根，也失去了國家認同與安全感，雖然我們保留了精粹的華語文化與繁體文字，但我們也不可忽視臺灣華語逐漸的淺碟化的事實，應避免臺灣文化與中華固有傳統文化的流失；新加坡雙語教育政策推展多年，在英語與三種母語（包含華語）的推展讓他們獲得經濟迅速拓展的貿易優勢，然而，新加坡也

意識到華語似乎只是考試與升學的工具，缺乏生活運用、族群認同及文化的底蘊。新加坡語言發展仍值得臺灣反思，仍能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以下彙整四點拙見供相關單位參考：

1. 奠基華語、扎根中華固有文化：臺灣的華語應該在固有的中華文化基礎上持續深化紮根，白話文與文言文應並重，注重華語教材的傳承與創新。
2. 責成單位、統籌規劃華語政策：因應時勢規劃可長可久宏觀的華語推展政策，持續挹注政府經費，結合民間力量，將臺灣打造成外國人學習中文的最佳去處，使全球有意學習中文的人能在不受限制的環境下，自由學習華語。
3. 形塑四化、豐富華語課程教學：透過與各個族群融合形成華語特色，形塑「在地化」、「精緻化」、「經典化」、「多元化」的臺灣華語課程與教學。
4. 營造友善、兼具虛實整合環境：營造軟硬體兼具、資訊流通、虛實整合的學習環境，學習新加坡運用數位華文科技教學（App），不管實體或線上課程，都能讓華語學習環境全面升級化，不論本國人或外國人皆能沈浸在友善便利的學習情境中，學習華語，進而欣賞中華文化。

### 參考文獻

- 王俞蓓（2021）。雙語教育的推行模式：從新加坡、加拿大的經驗反思臺灣雙語政策。**中等教育**，72(1)，18-31。
- 吳英成（2010）。新加坡雙語教育政策的沿革與新機遇。**臺灣語文研究**，5(2)，63-80。
- 李光耀（2015）。**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臺北：時報文化。
- 林子斌（2017）。新加坡教育的發展探究：C 到 A+的歷程。載於溫明麗主編，**亞洲教育的挑戰與展望**（頁 111-136）。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 林子斌（2019）。新加坡教育國際化的助力：雙語教育之發展與啟示。**教育研究月刊**，305，115-127。

- 林子斌（2020）。雙語國家政策下的臺灣國民教育：國家競爭力提升之挑戰與機會。載於黃昆輝主編，*新世代。新需求－臺灣教育發展的挑戰*（頁 453-470）。臺北：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 李其榮（2017）。政府在東南亞華文教育復興與發展中的作用－以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五國為例。*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學報*，8，87-102。
  
- 張金蘭（2021）。文化體驗教學模式在華語教學師培課程之實踐成效－以華人社會與文化課程為例。*中原華語文學報*，21，111-114。
  
-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取自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FB2F95FF15B21D4A&upn=5137965B2A81A120](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FB2F95FF15B21D4A&upn=5137965B2A81A120)。
  
- 教育部（2016）。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102-109）。取自 <https://ws.moe.edu.tw/001/Upload/7/refile/6648/57459/01438e4a-a6d9-454c-b42d-43a3b8f86ade.pdf>。
  
- 楊淑閔（2013）。因材施教，因教施材－新加坡華文師資培訓之現況、困境與展望（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臺北。
  
- 董鵬程（2007）。臺灣華語文教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展望。取自 <https://docsplayer.com/22561273-臺灣華語文教學現況與未來展望.html>。
  
- Low, E. L. (2014). Singapore's English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a foundation for its educational success. In S. K. Lee, W. O. Lee, & E. L. Low (Eds.), *Education policy innovations: levelling up and sustaining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85-102.
  
-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9). *Population trend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ingstat.gov.sg/-/media/files/publications/population/population2019.pdf>
  
- Singh, N., Zhang, S., & Besmel, P. (2012).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policies of multilingual societies: Some case studies of south east Asia. *Revista Brasileira De Linguística Aplicada*, 12(2), 349-380.

- Tan, C. (2006). Educational developments and reforms in Singapore. In Tan, C., Wong, B., Chua, J.S.M. & Kang, T.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 133-150.

